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臞軒集卷三

宋 王邁 撰

論

高帝論一

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古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簞食豆羮而已也於此而有人

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畏服之矣為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他人以其所不為信其能有為也項羽以蓋世之氣直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楚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如晝錦之快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時貪財好色之心本錮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

曾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之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愛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焉今而能果敢決裂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氣量甚高志趣甚遠秦闗百二之險帝固得而隘之矣楚衆百萬之强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其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決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闗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

之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争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逐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靡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眥忿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

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刄蹈前而不之怨也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也置太公於高俎而不以為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為憾南鄭之遷屈節從之鴻溝之約强顔受之寧為之摧挫困躓而不顧較其是非曲直也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殺其怒待其間而乘其獘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

雍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一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為能貪惟天下之至怯者為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為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為我所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

高帝論二

子房高帝之蓍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酈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為助帝皆開

獎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之子房甚矣子房之大有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方入帝欲擊秦良乃設為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灞上之師遽還否則蠱於聲

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雒邑帝乃唯唯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則遺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為敵據天下安知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體勍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

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況肯終身為帝用耶封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切於成敗存亡之大計者子房能為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蓍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

於一擲叔孫通儒者曉曉於口舌間而周昌且欲以死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呂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而儲貳暮定矣盖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為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盥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翼之成盖有所讋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顧

不偉歟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有旨哉

高帝論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闢有非淺智末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劔倉皇窘迫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秦失其鹿高皇帝披荆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驍暴强鷙與

漢角立者楚其勍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先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凌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横當乎其衝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爲帝之智略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頗有力焉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爲

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為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下也秦兵方強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辭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頃刻之命者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蹙其力甚窘而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為帝緩頰

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旋於盃酒閒及亞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擁臂而入一怒之餘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四顧吾屬為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圍項伯實脫之吾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之鑒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

大風冥晦帝僅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碌碌無聞非有智謀勇略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顧身稱降誑楚帝既哭騎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死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

踰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力非其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如平時今觀其責羽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之感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王之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為者人也所能為者天也生死臨乎其前帝不為之少懾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強其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之晚也他日帝告呂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

可謂自知之審矣

高帝論四

楚漢興亡之事既歸之天及觀高帝平日駕馭韓信與信所以自取亡者亦卒以天斷之何也前乎為帝之勍敵者羽其一也後乎為帝之所忌者信其一也高帝終日惴惴然不得休息者葢其忌信之心尤甚於畏楚也然竊怪高帝之疑信心迹凡幾形露信獨不自疑者天奪其鑒也帝知信之英特其志甚大非甘心處人下者

故當其請兵自將之日帝已長慮却顧毅然舉兵畀之
且知信於是時雖得兵未可以有為也及帝敗兵於成
皐自稱使者入信軍中至其卧内奪其印綬麾令諸將
而易置之疑信之迹已形露矣且軍中自當堅守不聞
天子詔周亞夫尚能言之信獨不之悟乎越明年而信
有平齊之捷乃執其功以要主假王之請德色可掬愈
有以重帝之疑也帝雖疑之不即舉兵以攻之者強楚
未平無信不可又恐信挈齊以歸楚合謀以并漢則彼

全而我孤是故棄千里之齊以畀之使之自戰其地自
兼其衆又自王其國為信者盍思夫兩雄不可以並立
必求其終焉之計而後可以無恐乃入於籠絡之中而
不自知王齊之席未煖而又引兵為帝擊楚武涉之說
如水投石且念帝解衣推食之恩竟不忍叛吁信誠不
忍於負帝矣豈知帝之忍於信耶及帝既會諸將於固
陵與信期而不至帝之心皇皇如也用張留侯分封之
說信乃肯來共成滅楚之功楚既滅則帝可以無求於

信矣於是襲奪信軍徙之於一隅之楚是時疑信之心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信猶不少悟也雲夢之遊帝以市井之計施之君臣之間信至此方知帝心之有他矣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方且斬鍾離昧以求媚於帝且昧為楚亡將漢初捕之甚急信欲匿而終發之是自暴其罪也而可乎方信在齊之日誠知帝不可以久處據千里之齊納交於楚且攻且守以為後圖則鼎足之勢成天下又生一敵國矣成敗之勢雖高帝不能

保其往也信不出此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之齊又謂我無罪既見擒始知漢王畏惡其能以信之料敵制勝如彼其明審而獨拙於身謀顛倒於高帝機械中卒為漢禽此豈非天奪其鑒乎觀其告帝之言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信知帝謂天授則然矣亦知天奪其鑒至此乎嗟夫項羽以拔山之力及其敗也則以為天亡韓信以盖世之豪及其見擒也則以其主為天授曹操以暴武雄鷙之姿垂歿之際則以天命自解此

三人極其力之所為何向不濟而竟止於今日所觀者是知天之不可以人力勝者盖如此

高帝論五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厮役之徒奮臂而力馳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徼主子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我也故賞之以為恩終以其不利於我也故殺之以為

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蓋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湯武之於伊呂成王之於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各狃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勞人主之機而為臣者亦自懼其兎死狗烹之禍於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曾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

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於梁北奔于睢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於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也及漢興兵不利於彭城而後隨何緩頰於布彼乃仗劍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以餌之也韓信以一世人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身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如一拜登壇具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

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能謂天下莫已敵譬猶神龍䖍虎不可羈紲制而豢養得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屬也使之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無所從則可與楚漢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為用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予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布告變於淮南勢利窮而機械生間隙開而疑忌至是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厚

於三子者非帝之褒也利誘之也由今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於賜越印綬之日已知其有葅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鍾室之禍方三子之未為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既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恩義交結哀榮壽考終始無

閒可不於其初而謹之

高帝論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是也堯舜之所以帝湯武之所以王不能外是以立國矣余嘗怪高帝之造漢也規模經畫莫不盡其精神心術而為之獨於綱常之大者曾不留一毫之念立國無本不知所以垂裕後昆之道豈其資稟雖高不濟以學氣質之偏終不能以自克歟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人道之大綱也

帝於斯數者莫不有遺恨焉其故可得而論也古人以君臣之典秩之於天曰職曰位皆以天名之其義精矣古之君臣純乎以誠相與者求其無愧於天也帝以羣臣戮力以取天下而既得之後疑臣下之心終始不置韓彭英盧反狀未萌帝先露其機以激之此猶可諉曰駕馭英雄不可以無術也蕭相國在諸臣間最為謹厚者與帝相從於急難之中何負於帝迨至末年韓彭英盧之血肉已盡而相國亦不免於囚此何為者乎盖帝

於君臣之間終日以智術相籠以巧詐相遇一念之誠不加焉古人天秩有典之義掃地無餘是君臣之綱失矣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必有親也帝得天下於羣盜之手慷慨自負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悅其親之時也觀其告語上皇德色驕氣浮於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役乃翁幾不免楚人之鼎鑊天不祚漢曷至今日方且挾所就之業與父兄較短長若閭巷之子驟致千金之產則施施然驕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養

不如是之薄也擁篲迎門之際家令之言背道傷教不過以媚帝爾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庶人同乎一本者為何等義理耶是父子之綱失矣舜為天子不念井廩之怨此固聖人盛德事然人倫天顯之念誰獨無之帝既定大業苴茅胙土幾徧天下顧乃㖿微時羮釡之讐其兄之子纖賞不及且英雄困躓之中庸人孺子因得而易之帝之心度如此按此處崆峒有脱訛之野曽謂一飯之怨尚得以芥蔕於其間乎以一人之

私忿滅萬世之義是兄弟之綱失矣立繼以嫡不以庶古之道也恩不能以奪乎義夫人之所知也帝至晚年溺閨闥之愛建儲之議一發殆將以艱難辛苦所得之天下嘗試而輕擲之在廷諸臣多方開說如以水投石之難入及用留侯計致四皓以刼其從太子乃得不廢方且引盃歌舞悲鳴躑躅不能自禁且帝最為易曉者一旦溺於所愛謬戾如此是夫婦之綱嫡庶之分俱失之矣古者定世系奠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

以食而弗殊周道然也帝以項伯有鴻門之功婁敬有關中之說既裂地以侯之猶謂未足而又賜之以姓焉先王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有之矣未聞變異姓為同姓也殽亂其宗支顛倒其昭穆則其置宗正以叙九族者殆為何事乎是世系昭穆之别又失之矣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與夫嫡庶之分昭穆之别此其道非有難知難行者也以高帝之明猶蔽於此蓋其平日無學以救其氣質之偏而磨其聲色之好

加之朝無格非之臣正救其失而彌縫其不逮遂使王道之純全君子竟絶望於帝厥後如文帝之兄弟武帝之父子絶滅恩義淪斁禮法尤可憫笑哀平末祚公卿大臣駢首就戮舅后外姓肆為異圖皆高帝貽謀不善無以示子孫之訓故應有此豈不重可嘆哉因是而觀我朝祖宗之立國張三綱以為綱建五常以為常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之間可得端拜而論矣

高帝論七

或曰高帝誠有心為萬世子孫計也當時亦有王佐之才可以共此乎曰有之在朝廷則張留侯在山林則四皓其人也留侯四皓可與有為而不為者獨何歟曰此則高帝之失也且留侯本心葢欲為韓報仇者初無意於臣漢也方其辭漢歸韓之初為韓之心一飯不置及至韓則其君已斃於項王之手於不得已又間行而歸漢矣而此時此心終未能恝然於韓也其後從帝於緩急之中一謀一畫必雍容暇豫為帝言之帝負知人之名

熟識其人於進退間矣是故折節以下之而不敢慢亦心以信之而不敢疑委曲以從之而不敢逆帝平日之待諸臣無有不用籠絡之術獨於留侯猶有古君臣質實誠信之風而為留侯者亦德其有知己之恩且知天下之心屬漢已久帝之勢可以平天下也於是悉心竭力為帝成就之而平昔為韓之心至是始泮然氷釋矣是知留侯本心雅不為高帝臣也韓彭英盧於帝有鷹犬之功疑隙一開駢首受戮蕭相國雖以功名自終而

械繫之辱竟不能免留侯知其然也赤松之興一動於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脱去軒冕如棄敝屣鴻飛鳳舉矰繳不及其胷中抱負固有遠者大者帝竟不能盡用之也且帝之論三傑於二子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此可以見輕重矣而鄼侯之相國乃舉平陽侯以自代而不及留侯焉故留侯竟不果相是何帝於天下未定則有留侯而天下已定則獨不知有留侯耶使其翻然遠舉之日帝能待之以父師之禮留之以萬世之計如成

王之於周公以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者告之留侯未必不以遠者大者爲帝究竟設施也惜乎帝知留侯於始而不知留侯於終也若夫四皓之於留侯又有間矣先儒謂四皓救天下拯人羣之心本與高祖同帝已定天下則四皓可以去此言得之矣竊謂四皓之才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寧終其身於商山之芝不肯北面敎丞之地帝願屈之而不能致者彼蓋度帝不過以秦漢人物待之爾是以不屑於命駕也晚年以太

子之故聞留侯之言翔而後集是其心何嘗一日不在蒼生哉帝於是時誠能以欲為萬世計者端拜問之願在下風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堯舜君臣之事彼可優游談笑而辦之矣柰何其儲位方定而白駒之足倐然長往有不可得而縶歟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事業於是乎終矣君子於是乎絶望於漢矣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臞軒集卷四

宋 王邁 撰

論

文帝論一

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剛鋭宣之嚴毅也及參稽帝之行事見其居重馭輕總攬大權雖武宣之君不能過而後知人君如帝正所謂仁而有勇寛而有制者也方其乘諸吕既誅之後自代入繼習見南北兩軍之權能

為社稷之輕重故於天下未定羣臣反側未安之始即拜宋昌為衛將軍以領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寵漸不可長也於是不二年閒即罷昌之兵柄一呼吸指麾之頃兩軍權自天子出也故小而信近之臣禀命惟謹不敢竊弄威柄於冥冥之中大而元功宿將奉身寅畏凛凛乎如履淵氷之上百司庶府不敢慢令於其內諸藩侯王不敢抗衡於其外吁何其壯也且七國之變不遽發於文帝之時者人謂吳楚包

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賴文帝優游而涵容之故其謀無因而發景帝用晁錯削地之策始激其變竊以為不然以文帝之時觀之蓋未嘗無間隙可激諸侯之反者淮南王長首犯不軌死於蜀道當時有尺布斗粟之謡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國不反濟北王興居與平勃之徒共平諸呂以封爵不如意而謀作亂卒起平之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國不反帝太子與吳王濞太子爭博以綦局殺之吳王怨望失藩臣禮此有可乘之

隙三也而七國不反有此三間之可乘而七國終莫爲變者非不欲爲也文帝收兵權於上七國退聽於下雖欲爲亂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於用天下之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歟昔者聖人作易至巽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其象曰重巽以申命至繫辭又以巽以行權言之夫巽者柔順之謂也聖人懼夫柔者之易玩而順者之易狎也故於出命之際先庚三日以令之猶以爲未足必後庚三日以申之庶幾可以

鑒天下之耳目而巽之權得以行焉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人有得巽之義而能用天下者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二

甚矣私心之未易克也太上無私其次則有私而能克人之德性本是高明一為私慾所蔽則意念顛倒舉止輕浮外無威儀足以臨人中無操守足以行善發於其心害於其事姦言始得以亂吾政利口始得以覆吾邦凡此者皆私慾之為害也是以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内明外映杲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漢之文帝其亦勇於克其私者歟何其見善之明而用心之剛也方六飛之幸渭橋有犯清道之蹕者帝怒必欲寘之極憲一怒之餘人命係焉私欲害正莫此為甚及一聞廷尉持平之言則釋然而悟犯者得免於死至於朝東宫之日宦者趙談得以驂乘人主舉動

萬物所瞻一溺於愛悖道至此及一聞袁盎之諫隨即下談略無留難之色此二者猶可諉曰仁厚帝之天性故其釋犯蹕之怒爲甚易而刑餘驂乘大有損人主之威故改之亦無甚難也鄧通近官之最昵者也鉅萬之賜銅山之寵其所以貴幸通者出於內廷之右矣一旦立朝少有怠慢丞相嘉至府出片紙以檄之如召嬰兒帝不敢庇之也雖欲遣使召通而又恐丞相之威未伸必紓徐以待之度通已困辱然後遣使謝丞相而召之

初未嘗寘忿怒於其間也其後新垣平之詐一盡其心
立廟之舉非所以為訓也未幾而姦狀自白則孥戮之
刑曾不少貸自五帝之祀領之以官未嘗躬往蓋絶口
不言鬼神之事者終其身非勇於克其私者疇能爾哉
夫帝能敢于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蹕之怒能安於服
御之減而不能無驂乘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
嬖倖之侮能除宗廟之祕祀而不能不為神仙之惑是
皆私心有以撓之也使是數者而不能自克焉則忿者

不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啟寵也侮者不懲是長惡也慼者不悟是迷復也又何足為文帝哉惟於其所為私而能克之則已往之愆渙然氷釋自新之善昭映方來至此則大舜聞善若決之時成湯改過不吝之日夫子所謂觀過斯知仁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三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有心於用其剛則剛者狎之招也有心於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

下之至柔者為能剛惟天下之至寛者為能察觀文帝之事則可見矣文帝以仁柔帥下當時稱為寛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實則凜然不可犯武帝號為英明之主持法又嚴於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實則易於狎侮是豈可以無辨哉薄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殺使者之故文帝以義制恩寘昭于法太后雖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曾不得一舉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為是后戚得專政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則

無之也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功不細也告變之書帝一聞而生忌使廷折簡以召之極其困辱僅免於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為丞相擅人主生殺之權帝莫能禁如所謂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等語君弱臣强於勢甚殊是功臣得擅權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似未為過而幕府以聞乃下吏奪之爵而武帝時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閱四年之久從事於宛及其歸也不過得駿馬數百蹄而止而兩

侯三卿同日並拜得二千石者百餘人是以邊境之事得售欺於武帝之時而文帝亦無之也文帝入宮夜拜宋昌為衛尉領南北軍不二年即停罷之操縱予奪不以兵權輕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貳師軍陵不受詔又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耻為陵後距是兵將之令不行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張武帝藩邸之舊臣也受賂金錢事覺以賞愧之故由代來官不過郎中令而止武帝時田蚡受韓安國五百金即召為北地

都尉受王恢千金諷太后使不誅事竟不發是贓汙之吏得容隱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新垣平之詐既與之立廟此固文帝一時之惑及其姦狀既覺不旋踵而誅之斷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聽粵人祠鬼有效之說及方士候神無效驗而公孫卿猶得以為解終身不悟是姦倖之徒得肆意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疊是六者而論之文帝豈真仁柔武帝豈果嚴毅哉

文帝論四

賈誼天下之奇才也得君如孝文而以不用死人孰不悲誼之不遇然則文帝果棄才之主耶吾有以知其故矣帝方即位召田叔問以天下長者叔曰臣何以知之上曰以公長者宜知之於是叔以孟舒應詔夫一舒之用不足道也而帝心所向則可知矣一時大臣自絳侯外張釋之直不疑馮唐諸公皆心知其為長者皆用之此帝之所見也誼一見帝相得驩甚一歲之中自博士

而陛中大夫帝之愛誼者不薄矣誼之血氣方剛世故未熟挾其有餘之才睨視漢廷諸臣欲出其上帝心雖愛誼而不敢決誼之用舍也一旦有請於帝首以改正朔易服色紛更制度為言帝于是得誼之為人矣吁亦孰知帝愛天下之重有甚於愛誼者乎漢興至此甫二十年高惠之仁漸於人者尚淺也流離之民僅及息肩正猶痼疾初奮勺飲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摇撼之故恙幾不復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况重以紛亂

諸事之譖出於帝平日親信者之口雖欲使誼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不可也何也帝愛天下之重固有甚于愛誼也雖然長沙告行之後帝豈恝然忘情於誼哉度之帝意毋亦謂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為定慮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殖以大誼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還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時乎誼於是時閱天下之理義頗多於疇昔矣誼方自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為今日之發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態待誼必欲其少年英

銳之姿斂而為元老之事業而後帝之願畢矣治安一策欲帝立制度為萬世計其論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表五餌之說參錯乎其間使一時君相得見其踈故制度之說雖可終不見用豈不重可惜歟大抵帝之本心惟謹守高皇帝之規模涵養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嗇夫之徒必痛懲而勇絕之誠恐此風一長有以激天下之多事則誼之不及究其設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文帝余嘗因是而論漢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

雖文雅不足而於天下事變練熟已深故不至輕舉而妄動自申屠嘉為相之前類皆持重鎮靜無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陰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晁錯用事一轉臂閒如癰疽速潰而不可救朝無老成使新進之士得以變亂舊章騷動政令此豈天下之福哉故曰誼之不見用於文帝雖誼之不幸實漢家社稷之幸也

文帝論五

余嘗觀賈誼弔屈原賦因以究觀誼之終始而後知文帝未為不知誼而誼誠不能以自知也且誼之見知於帝以吳公一言也吳公之薦誼亦惟稱其能通諸家之書為經生學士之事也公以經生學士薦之帝以博士處之豈不為量能授職哉既官之博士矣而又陞之中大夫帝非不知中大夫為有政事之官而顧使誼書生為之者蓋欲以此試誼之施為也紛更常度慢易故老少年習氣已呈露於是決知誼之才可以言文學而

不可以論政事矣未幾而出傅長沙焉漢家制度以明經學士為侯王師傅不特誼一人也董仲舒王吉貢禹諸人皆以文學居此位此正漢人中外迭補之法而誼獨不屑於其職而湘之作悲鳴躑躅殆不能以自禁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之窮通有命存焉無故之變聖賢有所不能免要在吾所以處之者如何耳人必有大患難而後有大植立而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如無事存神於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太虛之一

塵孔孟之處世變用此道也栢舟仁人不遇之詩也而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何嘗怨其為不遇北門大夫不得志之詩也而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何嘗恨其不得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賢者不自知其在澗隰桑在阿其葉有儺君子不自知其在阿必如是而後可以為窮理盡性之學又况誼今日之遇未為不盡其才者獨少容忍而静俟之憂喜欣戚横於肝鬲悻悻見面如小丈夫曾是謂之知道乎其後宣室召還之日又不過出為

梁傅而已甚矣文帝審於知誼而誼獨不能以自知也雖然誼誠奇才也而迄不為漢大臣元老吾於此深有感先王用人之制也先王之制限人以四十而仕者蓋欲其磨礲世故之深漸漬禮義之久而後用之以責其成也使誼獲生於先王之世限之以四十而仕之制誼未必不為成德之人吾又嘆夫後世誘天下以爵禄之具其斷喪人才者豈少哉

文帝論六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於廣
大樂易之中毋寧驅天下日就於隘狹蹙廹之域寧使
精神心術運量酬酢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
密察光芒必露一窮而不可繼是以愛天下為甚重慮
風俗為甚深非淺識末議可得窺測也余觀賈誼言文
帝時每事有不滿人意剟簾器剽吏奪金等事未嘗不
嘆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
景帝時所用郅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

乳虎目之此風一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毛鷙為治王温舒以窮治奸猾為能而吏民益輕犯法南陽齊楚燕趙之郊盜賊蠭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遏也又遣繡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千石以下者皆以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

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温舒之吏治有義縱王温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束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炎隄防日密而罅漏日生檢柅日嚴而姦軌日勝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

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風俗之脉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為慮豈不深遠歟景之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

景帝論

論東都之明章不可不論西都之文景蓋明之忌刻似景而章之長厚似文參前證後則景帝之失浮於明帝

而肅宗之善過於文皇也遠要不可以無辨西漢自高帝創業嘉與宇内從事於廣大樂易之域寛仁一念為漢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繼之仁增而愈高澤浚而愈深為景帝者不過守高祖立國之意益從而培植之則漢家之元氣日充民心之戴漢愈固夫何刑名之習先入其心任用酷吏郅都甯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臣駢頸就戮髙文累世之澤殆幾斬焉河汾氏不以之預七制之列者蓋惜之也若夫明帝之察慧咎不在帝

而在光武光武矯先漢之枉凡事必過用其聰明方明帝為東海王時正在童丱之中而能知墾田之弊光武即期之以察慧至以廢代嫡而不以為過不知人之一心先入為主雖終其身湔洗不盡明帝既以慧察見喜於光武異時設施君子得以覘其終是則帝之刻薄光武有以遺之非如景帝之忌刻出於天姿之固然非其父祖之過故曰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者以此章帝承明帝苛政之後亦難乎其為繼矣而章帝則能代虐以寛

除苛解嬈如楚王英之獄淮陽之囚知其無辜必為之洗濯其舊染而更除其禁錮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而又能容受直言朱暉之面折廷諍則溫辭以慰勞之崔駰之為人告訐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襃之蓋其性姿本自慈祥凡所設施有厚無薄一時風俗駸駸近古是以明帝苛政之失未遽形見蓋有章帝以蓋前人之愆也若文帝承高惠之餘故家遺俗一本寬仁帝蓋習聞而稔見之故能謹守家法罔敢失墜非如章帝親承前

世之苛政能反而為今日之愷悌也是以為文帝之寛仁易章帝之長者難故曰章帝之善過於文皇遠矣嗚呼以文帝之寛仁不幸而有景以明帝之慧察乃幸而有章讀史者試思之

武帝論一

昔者嘗疑漢文武之事矣文帝之詔三十有六而為民下者不啻大半而遣謁者問所不便安僅見後元十二年一詔而止至如武帝之詔無恝然無意於民者遣謁

者行天下存問致賜則元狩元年也遣博士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則元狩六年也遣博士等循行告諭人之重困具舉以聞則元鼎二年也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分捕盜賊則天漢二年也且遣使以宣人主之德於天下此人主盛德事也今武帝所遣問勞之使多於後元謂無意於民不可也而治效反與文帝相反獨何歟蓋嘗讀郭橐駝傳而得其説也橐駝古之善種植者也或移徙木植無有不活他人雖窺伺傚慕莫能加焉

或問其故則曰吾非能使木之壽且滋也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耳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其性得矣不善植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然則文帝之於民善植木者之順其天也德化行而民知禮義農桑勸而民知力田恭儉尚而民知朴厚之從肉刑除而民知有生之樂所以培固根本而全生民之天者至矣又安在其遺使

之紛紛者乎武帝則反是矣殘民命於開邊括民財於平準法嚴令密輒陷民於無辜至於遣使之際陽為撫摩陰實煩撓今日使以命來曰官命恤爾饑憫爾貧明日又以命來曰爾有利官為爾興之爾有害官為爾除之車轍紛紜冠蓋駢聚民困於道路之將迎苦於朝夕之號召且不得暇又何暇蕃其生而全其性耶此所謂爪其膚而搖其本非惟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因是以觀文帝一時治效自其外視之類不甚快人意禮樂則不

興外裔則不服符瑞則不至然二十三年之治邦本民心牢不可動謂武帝之禮樂未興歟則百度修舉郊廟告成矣外裔未服歟則南粤之首垂北闕矣符瑞未至歟則天馬芝房歲不絶書矣然而根本既戕雖强何恃是所謂宋人之苗方喜其勃然而興不知其槁之無日也故觀槖駝之植木而後知文帝之得觀宋人之揠苗而後知武帝之失

武帝論二

漢自高皇帝肮略邊幅嘉與天下之士周旋於功名之會天下已定始思為休兵息民計而一時大臣皆相從於智名勇功之域而不敢激天下之多事文帝執繩墨以用人才故廟堂大臣邊閫將帥皆高惠時重厚舊臣為之而利口如嗇夫者必黜紛更如年少者必踈刻薄如家令者必斥至於晚而從容言論猶慨然於絳侯東陽侯之長者蓋其不敢用少年輕進之人以息功利之爭以壽風俗之脉髙文立國本意然也武帝今日所得

之才奈何其不然歟帝負英特之姿思夫一日非才不足集事是以多其塗而誘其進大其門而不限其來羲時抱奇矜節困於芻牧賈販奴隸醜虜之微者皆得洗濯磨礪以赴功名不可失之機會君子安得不嘉其振作之雋功而健其招徠之銳氣哉然徐孜而極論之人才之多非武帝之福也彼其好尚之意偏容養之量狹一見天下之多才為之嚚然欲作而不能以自定方且與之角逐於事變紛來之中而高文所以集天下安静

和平之福者至是無餘厎矣平日周旋左右雅與帝合者内則寬宏之相外則衛霍之將也否則趙張桑孔其人也又否則臯朔未嚴其人也皆喜生事者也皆巧持論者也皆突梯脂韋甘以妾婦爲茍悦者也帝有所爲此曹揣其意旨有一能一藝可以自效者皆乘其機而急投之帝方竊自賀以爲蓋世功名此曹可以立辦不知反爲之蠱其慾以熇其心障其明而錮其習則帝之肺腑皆非已有而所得之多頼以爲已助者至是皆爲

已累矣然則武帝亦何樂於人才之盛哉雖然帝誠有志於功名者也所得之人非不多莫克自愛顧激而爲一切之好是則可恨也輪臺之詔帝至是而年七十有五矣而能盡知昔日强悖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于斯時也嗜慾之機息清明之慮生且環視在廷諸臣無一深沉雅量之士可託孺子之天下乃舉而屬之未强之霍光且光之沉審詳密出入殿門郎吏察之不失尺寸帝知顧託之重不敢輕以付人惟光足以勝其任也

是以一旦拔之常調之中毅然以大事寄之一動足以鎮浮片言足以靖亂觀其輔少主定天下之日首述文景之事以培植其本根窒武帝興利之言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則光之力居多焉夫以帝之晚年力衰意怠而猶能見及此輪臺一詔發之也

武帝論三

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賢之君而後能用守節仗義正直不屈之臣其好賢樂善之不出於誠心而區區禮文徒

足以緣飾於其外者雖有社稷之臣不可得而用也武帝之待臣下鮮克由禮獨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避之帷中使人可其請此帝盛德事也然黯之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㫖皆躐進而驟用之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淮陽之遷以召許之而十年不得調則前日之不冠不見者徒為如是之深文厚貌也且淮南王謀叛獨憚黯而不敢發是其節義忠信足以

取信於蠻貊而帝獨不之知乎昔者司馬遷以黯為鄭當時之流匹故作汲鄭傳而班固作公孫弘等贊又曰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能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遷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於武帝而死又受誣於遷固也雖然自今觀之武帝所用功利之臣諛佞之士權勢氣焰雖在一時赫奕如許而身没

之後與野馬塵埃漂蕩滅息而黯之剛聲勁節凜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至使千載之下讀其傳者想見其人起敬起畏之不暇則雖生為武帝之不用死受遷固之見誣亦何傷於黯哉

武帝論四

異端為吾道之蠹賊尚矣入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各以其啓門古户簧鼓於時人心為之淪溺聖道為之荆榛蓋至漢興之初其習猶熾未易撲滅武帝之時起

絶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絶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為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攷之殆不其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請絶者亦非果絶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

嚴助朱買臣非縱横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隂陽家者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聾瞽世俗之耳目雖然衛綰之奏亦豈真知申韓蘇張之果不可用哉綰帝之弄臣也平日從容帝側逆探帝之心術實開其端而陽諱其名故設為此奏以逢迎之爾綰不足責也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號醇儒而闇縱隂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絶也秦漢而下以儒自名不能不為異端所汚者亦多矣荀卿學孔氏也而是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黄老何人而史遷以之先六經百家七畧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俎豆於吾儒之列此皆不足深惜者而醇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必純乎為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

武帝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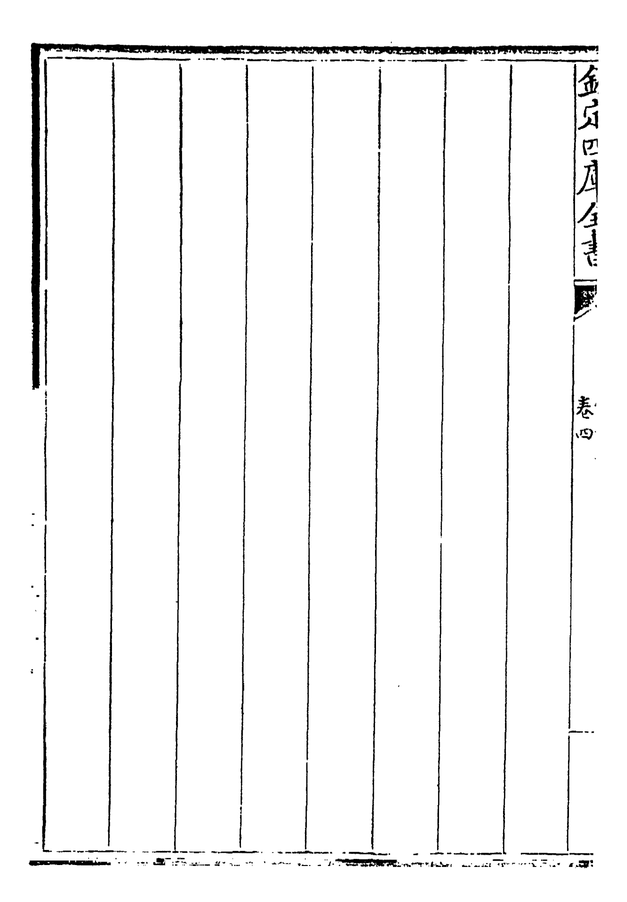
竊嘗觀武帝之臣皆其平日親信昵狎者獨惟霍光汲

顓以嚴見憚帝嘗稱霍光可以屬社稷亦以汲顓為社稷之臣及其晚年託光以孺子之天下使之得建大功立大名同漢不朽而顓竟老於淮南之一守社稷事業後世無聞焉夫二人之節義則同而成就則異其故何也蓋嘗思之辨天下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節居大臣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量剛毅正直凛然不可犯者其節也含宏光大淵乎不可窺者其量也坤臣道也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

為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於抗方不至於褊此坤之所以盡臣道而居大臣之位者所宜法也昔者周公以忠於王家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近則冲君之不見知遠則有四國流言之變他人處之鮮有不為之拂於心而衡於慮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周公何嘗致忿怒於其閒畢時植璧秉珪之書一出精契神交於不言之表故能德澤及萬民勳業蓋萬世者以其大也然則霍光之能立功名者固其節足以辦之亦其量有

以居之汲黯無尺寸之權於漢者豈其節有餘而量不足歟且光之沉静朴厚人莫見其涯涘郎官非印則喜而加秩燕蓋流言則謝而不辯其容受之量過人甚遠宜其有以居莫大之功業也黯之為人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是其淺中之失已無以為功業之地矣觀其見丞相不拜見衛將軍不拜因其所自負甚高淺視王公而不為傲也然至於耻居弘湯之下遽發積薪之言出守淮南慍見顏色則多見

其量之不宏也乘田委吏聖人安之黷未為不得君者何至欲行其志如此其遽哉吁大臣之果不可無量也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臞軒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吴士英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臞軒集卷五

宋 王邁 撰

序記

真西山集後序

先生壯年游蓬山直鰲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軺暨開大藩府凡囊封驛奏之達於上若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鋟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閻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

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閒居執經問難於共極之堂徵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来自岷蜀萬里者於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其壯歲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為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也直而婉正大而不迂一片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王言以戒百官也戒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

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叅之周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揜者某分教祗邸乃裒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戌編類而是正之刋二十餘卷惠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藁之義流俗有近

名之嫵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為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司馬公自叙其文以為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為諱也先生脚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為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清漳文會録序

禮有來學而無往敎敎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

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說聞者望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瑶編寶帙之文採摭乎稗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論閎議而以己見斷之所至臯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吾道之輕哉漳為諸老講學之地風教所漸傑乂輩出德載毋謂郡小而易之解頤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臈月序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為關洛學漸於道猶洙魯而近獨未有疏導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胡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湘鄉遷縣學於東南隅淳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䀝關洛嘉定巳邜邑宰林侯得中實来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為舊甘棠慨然嘆曰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

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瞽宗祠典必以次
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
宫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
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讜公忻然出帑金捐
材木慫慂其决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囑其為
識其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
於五峯先生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為本而敬以
行之筆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

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為不義至今經行之地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囦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功岸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来公卿達官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羞稱之惟文定公在仕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用竟以排擢貴去國一時禄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風凛然士之藏脩息游於斯者盍知所擇矣侯三山人

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觀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髙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為新學樞密

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旣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來領郡溥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眎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為恥黎洞亦遣子来學每季攷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内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踰湢百圮俱舉增光前規

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糜緡錢若干命郡從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其為記其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為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為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儋人而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儋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儋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

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春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輙應自今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猷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侯所以期望爾儕人之意歟侯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為政郡舊有歲發銀綱官以半强覈之吏吏轉以病民侯悉以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永為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學之役尤關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為之書仍系以詩曰

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藏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宫惟以舊宅誰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二千斯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芼龍躍雲從鶴鳴子和我歌此詩為儋人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官無小茍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寛

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為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為之令省長沙東尉為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為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剏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廨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廨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敝壞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為之不寧君始至僦屋以居亟請于州丐遷于闤闠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

盈縻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户無分毫擾皆君
出力為之獨有樸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有
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為宗棟榱櫨者四十株
樂輸之以相其用廨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
廨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為難世之守官顯宦月俸盈
車尚閭有視官宇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
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
夥警椎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虚日居官者懼

不給命不免于戾而何堪此役今君費已以寧人勞今以佚後其心犖犖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有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心不改為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廨地則更淤洳而為剛燥矣室則更偪隘而為高明矣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不便于民者悉稟于長而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

葺觀政則尋君之矩矱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于君今日之所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牖然而去寧不愧見于壁門之記云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為之記堂久而圮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記并詩卷授其姪王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

今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頊異子其為我申誌之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志也留君先世刱敞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寖遠屋老且蠹視昔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于前人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籯中之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籖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之苜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堂雖不為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行

也茲非善于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其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為溫厚之氣主仁為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已風之于閨門族黨之間而達其道于天下仁之始也為父者慈其子為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親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充之則化一鄉為通達大充之則薰一國為善良又大充之則可使天下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曾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

曰宜兄宜弟記禮者釋之以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宜南命名言外之旨或者其在玆乎

清芬堂記

惠安謝桂卿娶赤湖鄭氏其氷翁于其所居敞一堂制度甚古下植桂一本甚蕃上書清芬二字為扁甚澤蓋取鄭公肅巖桂詩清芬一日來天外世上龍涎不敢香之句鄭君知桂卿與僕厚善囑之求文為記僕語之曰

子不覩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為氣清花發而黄黄之為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茝而香聞數里吾嘗比德于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驗於名采薇餓夫髙風萬古胡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于世者宜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塚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衍以大清之功用于是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為後来之秀繼自今必

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䭕而為一身之芬必能取巍科躋膴仕釆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為一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晝龍之旂勒勲函牛之鼎而為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

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所
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雷
之境涉樂昌之瀨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答間關
萬狀甫抵於潮突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為衿佩
師自出餐錢以優廩餼崇孝悌之行興禮讓之風睠翁
于蜀方究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鐘感召氣類相求四
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遡源揆本實公玊成潮人
尸而祝之杜而稷之禮睠經祠罔敢少墜韓木慈鬱為

公甘棠韓山名堯為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没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為至寶而有民社于兹土者顧以薄書期會為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以悠悠示之今孫侯為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敞四齋之高閎於仰斗之旁為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于壁間與斗争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為心其孰能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公

以直諫取忌于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所得而致道也者乃公之所獨任大歷正元間文士相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道何如哉使公少詘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切

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風而来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某為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異端孛彗兮吾道分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羣邪熒惑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觝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盖斗絶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瓈弄乎月珠至今文物彬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

徒為此堂兮置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黄君遇卿至官之三年出已俸治所居廨廳事之東為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髙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者曰髙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棲集而日出扶桑杲杲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喙而鳴有不容遏止之

者士君子秉清忠耿亮之操平居則愛君憂國如藿向陽立人本朝翔而後集則直言極諫表表然以風采厲一世皆此類也君蚤游帝學有志事功既第来尉茲邑不敢鄙夷其官夙夜振職行好事如者欲爭人命如捄頭然僕在幕府時見邑民有周氏者誣其從叔以大辟又有蕭氏家二幼子游水而溺或訐其後父弃殺之二獄一時併發君被檄往灼見情偽義形于色曰吾為因求其生得之矣於是抗章臺府力辯二獄之寃訐者以

危言相恐君不為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因拜於庭感泣
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者非君之謂
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
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
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黄霸為頴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
唐陽城為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
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帥
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婣訓士民而為之

僚屬如黄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爲集而鳴焉僕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爲之記

泉守真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雎維者寓于福于泉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初隸于南邸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蕃椒按舊籍至慶元巳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稀而有僧牒之頒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

幾迨仰食盖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有司者顧從而損之
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為福州
通融相濟未覺其之二三十年来公田多隐占而常賦
缺商舶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隣邦之財以補
不足者又第朘減而計口需俸方日来而無窮研桑復
生未易為計郡縣始以一切從事有預借有重催甚至
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産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詔
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稚耄畟糗郊迎如赤子之

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春
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殫諸帑猶不贍公為之憮然曰
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嗸嗸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民
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濟茲費玉音
俞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為之狀會上親政户庭
無壅仲冬巳未除公帥閩庚申有旨悉如初奏德施霈
然財似天雨合郎内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恩
祗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啟行知宗正事

彥侯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千羞百體一時之賜也而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盍立石于邸庯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貢賦以佐大農用度廪廪焉懼不給於命令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之不易反徼惠于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以得此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撫

所不用其極而親親仁民之道公昔在經筵嘗為上懇
切言之上知公心久矣故至是而言易入始公之未得
請也朝夕焚香默禱寢食為之不怡曁命再下喜見顔
色先是屬籍齒長而未盈俸若𤼵獨無所歸者今皆使
之遂生生之樂然則上從公請愛枝葉以庇本根其仁
如天矣繼自今相生相養於此仁之中要當體上之仁
所以愛我者而厚自愛焉毋作非毋悖德毋狎宵人其行
己必慕閒平之行義其事上必効旦奭之忠敬庶幾無負

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於戴履云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磜七聚騷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謷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實来時盜方平而邑已凋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撙裁費用之浮冗朞月閒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侑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

惄焉如擣噓龢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榜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計亦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廥庾别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椿其錙侯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夥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来者是為可書蓋自邰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鄙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牽

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頳肩雷腹纍纍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若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為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

應之不曰衆皆避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做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廨有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為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輯續之俾勿壞

侯縣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盖所至有聲云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為書扁以其壻洪思義于余為中表求丈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憧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一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勩萬狀及

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穉騃求欲無厭壯恬血氣與物為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息也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俄頃交作飄焉欻焉觀不容瞬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來若號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息也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者相剽相擊相靡相刃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和調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酬世接

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性之元求我之始復與造物磅礴為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生長相門壯歲就舉覔官輙不利乃頓悟而浩歎曰是皆伐我之樸素而涵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失何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娱暮日而以息名之非真有見於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等千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為息而不知公以不息為息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之刻雖

存而劒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𤣥冥參寥之徒

盤隱記

温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為堂名以盤隱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榜其上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竒觀不一為清玉峽為清雲軒為山齋為雲谷為學稼為雙清為環翠為海闊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以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地四面皆山葱翠欲滴有騰而溥太虛者有俛而瞰重

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飣餖者有吐吞煙霞如饋餾者水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虬修竹如琅玕酴醾堆架芙蓉出水深紅淺白如妃嬙之粧繞砌芳蘭萬本異香襲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開清標雅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蘂宮也陳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徜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身隱而心未果於隱耶抑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為品丁舊家登巍

第躋貴宦者代不乏人矧今移蓦通籍於金閨葭莩疏華於翠節閥望岧嶤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於學功名富貴来迫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犂雨一旦投綸釋耒而興姬復漢如取如携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緑野而友化人游洛園而傲造物田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虚之一雲者此士之終於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非

君之蟠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緑野洛園乎君毋誑我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有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今丞兹郡宜有一言識之余謝之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諗于衆曰士之致遠於當世者碧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

為不朽於来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潭先達繇
進士位公卿侯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
二人焉元豐之吳公可權與紹興之高公彥先是也吳
為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慫慂見之吳義形於色曰
吾遇張公於放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
高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㢠㢠乎古之遺直嘗語其
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
自國初至今此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

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則今已第之羣英與方來之魁人韻士盡知所興起矣某始受教於西山真先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戌績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淳祐癸卯而後嗣孫蒔囑甥王邁為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

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為第一從古靈先生褏游時墻屏問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熈寧王吕欽於變法道路以目先生屢為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聽之先生力詆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壻間宜諫止之不然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説邪説也以正道闢邪説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

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為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罪遂為所惡曁鄒道卿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賮鄒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名曾布牢籠之以助已公守師說不為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日熾端人莊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嶽廟舊學僅免竄逐竟抱杞天之憂薨于亳葬於常之宜興朝廷

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奨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乘桴而還遇風濤洶湧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於險既歸仙遊每食必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為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鬣夏畦之鬼乃捐俸割地剏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

錢塘有天子氣既而言驗携與偕来是為開山之祖鑄
鐘纍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
揮劒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劒之痕隐隐浮於蹲
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為祠先而亦為四方水旱禳禬
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
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
三之義人極之所以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玆乎
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為趨

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為戚欣盖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故未嘗染劉豫之牘而汚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禮事亡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之雲故揭名安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若見愾乎謦咳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益之以道家之説若祭之隣於非鬼語之涉於怪神然因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二公往矣出乎其系者露頴於童科充賦於國賔策勲

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培其本疏流以浚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傳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使來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元通夔漕公諱譓受字冲甫道院之址載於傅氏之質劑嵗自輸租於官仕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迺傅知琳所董云